

EUROPEANA 2015-SPRING

欧洲评论·2015（春）

高宣扬◎主编



人民出版社

EUROPEANA 2015-SPRING
欧洲评论·2015（春）

高宣扬◎主编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评论·2015(春)/高宣扬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ISBN 978-7-01-014970-7

I. ①欧… II. ①高… III. ①欧洲—研究 IV. ①K5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0456 号

欧洲评论·2015(春)

OUZHOU PINGLUN · 2015(CHUN)

高宣扬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350 千字

ISBN 978-7-01-014970-7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封面炭画（Fusain）

[法]Jean-Michel LARTIGAUD

www.lartigaud.com

总 序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亚洲的崛起和欧盟的扩建,不但使全球人类社会的时间和空间两大维度的结构及其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文化和思想创造的过程及其产品,在欧亚两大洲所完成的史无前例转折中,转化成为文化创造的高效率力量,促使全球文化从此迈入全面复兴和繁荣的新时期。从此,危机虽然不断出现,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也时时威胁我们,但欧亚文化的紧密交流以及由此产生的威力,将足以应对各种考验和挑战,引领人类进入与自然进一步和谐的生存环境。

《欧洲评论》以欧洲两千五百年的哲学传统及其近三百年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运动的历史经验为基本脉络,以一个多世纪以来汉语学术对于欧洲社会、人文科学的接受史为背景,来研究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传统整体的欧洲,来追溯欧洲这一“精神—思想—文化合金”在中国的辐射和蜕变,探寻它作为一种历史成果和思想实验对于中国的未来政治和对于全球化中的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的意义。我们将倚重人文社会科学这一欧洲历史实践的光辉遗产,与欧洲和中国同行一起,通过深入研究欧洲的去、现在和未来,来挖掘并引申其与中国的当前和未来的纠结。

《欧洲评论》同仁将以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暨欧亚研究中心为基地,汇聚国内外欧洲研究之精英力量,以中、英、法、德四国语言文字同时表达的原创性论文,聚焦本领域当前的研究兴趣、眼光和论题,力争成为该学科的前沿研究和论争的阵地。我们热烈期待着大家的关注和参与。

高宣扬

上海交通大学欧洲文化高等研究院院长

巴黎欧亚研究中心主任

Le Mot du Rédacteur en chef

La mondialisation actuelle, qui voit simultanément l'essor de l'Asie et l'élargissement de l'Union européenne, s'accompagne dans les sociétés humaines de changements fondamentaux dans le rapport au temps et à l'espace. Parallèlement, des dynamiques culturelles et intellectuelles deviennent des forces significatives du fait de la mutation sans précédent du continent asiatique, ce qui accélère l'entrée de la culture mondiale dans une époque de prospérité et de possible renaissance. Dès lors, malgré l'enchaînement des crises, malgré l'instabilité et les menaces qui pèsent constamment sur nous, les échanges culturels croissants entre Asie et Europe ainsi que les nouvelles possibilités qui en découlent renforcent notre capacité à faire face aux défis et aux épreuves, tout en conduisant peut-être l'humanité à un rapport plus harmonieux à la nature.

Notre revue se veut un écho aux deux mille cinq cents ans de tradition philosophique et aux trois cents ans de théorie et de mouvements sociaux qui ont marqué l'Europe; il se fonde également sur plus d'un siècle de réception chinoise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uropéennes. Il vise ainsi à étudier à la fois ce tout politique, culturel et intellectuel qu'est l'Europe et les appropriations dont celle-ci a fait ou peut faire l'objet en Chine. L'Europe est ici envisagée comme le résultat d'une expérience historique et intellectuelle susceptible d'interpeller une Chine à la fois au cœur de la mondialisation et en pleine redéfinition.

En nous appuyant sur le brillant héritage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sociales européennes, nous essayons de faire avancer ensemble l'Europe et la Chine. En approfondissant notre compréhension du passé et de l'avenir européen, nous mettons

au jour l'apport possible de cette expérience au présent et à l'avenir de la Chine.

Avec le soutien de l'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sur la culture européenne de l'Université Jiao Tong de Shanghai et le Centre de recherche Europe Asie à Paris, notre revue tente de réunir d'éminents spécialistes européens et chinois des études européennes. En se concentrant sur les thèmes, centres d'intérêts et perspectives actuels de ce domaine d'étude, ils se livrent à des analyses riches en controverse. Nous formons le vœu que leurs passionnantes discussions retiennent l'attention de nos lecteurs.

GAO Xuanyang

Doyen

Institut d'études avancées sur la culture européenne,

Université Jiao Tong de Shanghai,

Centre de Recherche Europe Asie (Paris)

目 录 · Sommaire · Contents

总 序	高宣扬 (1)
Le Mot du Rédacteur en chef	Gao Xuanyang (1)
导言:在国际背景下的欧洲学生的	
流动性	雅克琳娜·贝瑞龙、吉尔·鲁埃/文 陈矿/译(1)
Introduction:Les mobilités étudiantes européennes dans le	
contexte international European student mo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Jacqueline Bergeron & Gilles Rouet(8)
流动性与欧洲一体化:以斯洛伐克	
为例	拉多万·古拉、玛丽娅·罗斯特科瓦/文 陈矿/译(16)
Mobilité et intégration européenne, l'exemple	
de la Slovaquie	Radovan Gura & Mária Rošteková(37)
选择流动性:走向一种新型的欧洲大学	
等级排名	穆里埃尔·布尔东/文 陈矿/译(67)
Choisir sa mobilité:vers un nouveau classement	
européennes universités	Muriel Bourdon(84)
与学生流动性同行	多米尼克·威奈/文 陈矿/译(108)
Accompagner les mobilités étudiantes	Dominique Vinet(123)
学生流动性和法国文化外交	吉尔·鲁埃/文 陈矿/译(143)
Mobilités étudiantes et diplomatie culturelle française	Gilles Rouet(163)
摩洛哥青年学生留法意图	
.....	玛蒂尔德·贝赫尼、伯纳德·鲁比/文 于婧/译(193)
Les intentions de mobilité vers la France des	

jeunes étudiants marocains	Mathilde Bereni & Bernard Rubi (210)
高校学生的流动在非洲——欧盟的 一项实践	雅克琳娜·贝瑞龙/文 王莹兮/译 (234)
Une pratique européenne des mobilités étudiantes en Afrique?	Jacqueline Bergeron (246)
中亚及高加索诸国的学院流动	伊丽莎白·毕达诺瓦、 纳塔莉亚·穆什克托夫、尼古拉·巴达诺夫/文 薛宗阔/译 (264)
La mobilité académique dans les pays de l'Asie centrale et du Caucase	Elizaveta Bydanova, Natalia Mushketova & Nikolay Bydanov (280)
流动性促进的创新和创新带来的流动性: 得失与局限	克里斯托弗·利普斯/文 丁剑/译 (303)
La mobilité pour et par l'innovation: enjeux et limites	Christophe Lips (318)
作者简介 · Auteurs	(337)

导言：在国际背景下的欧洲学生的流动性

雅克琳娜·贝瑞龙、吉尔·鲁埃/文 陈矿/译*

国际流动性一般被认为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出发,意味着发展自身独立性,离开已经熟悉的事物,在有所启发的路程中走向“奇妙之处”。这种观点交织着离开时那种畏惧感觉和发现新事物的欣喜。

欧盟建构中,关于推动欧洲高等教育趋近化的“博洛尼亚进程”^①的逐步推行,伴随着它所采用的 LMD 学制,即“本科—硕士—博士”学习三个阶段的基本结构,从今以后,正渐渐扩张蔓延到其他大陆。在欧洲学生数量的下降与人口形势尤为相关联,而与之相对照的是,在亚洲或非洲学生数量的增加却产生了一种世界性的流动现象。这种现象通过 Erasmus^② 这一流动计划得以加强,该计划是建立在一种毕业文凭的共通结构上,使得文凭证书及其证书称号的承认在越来越广阔的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清晰可辨。另外一种政治观念的演化发展也补充在其中,这不仅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差异的考量,同时也是一种

* 雅克琳娜·贝瑞龙(Jacqueline Bergeron),非洲和欧洲高等教育体系研究专家,法国 LMD 部级委员会成员、“伊拉斯谟”鉴定委员会主席;吉尔·鲁埃(Gilles Rouet),法国兰斯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斯洛伐克共和国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凡尔赛圣康坦大学 LAREQUOI 实验室成员。

① 博洛尼亚进程(Le processus de Bologne)始于 1998 年,它是一项欧洲高等教育体系联合的进程,在 2010 年促成了由五十多个国家构成的欧洲高等教育空间的创立。该空间既涉及欧洲经济空间,也涉及土耳其和俄罗斯联盟。由于历史、政治和语言因素所联合的某些国家,伴随着它们的区域影响,非洲和旧式苏联的高等教育也已经改革。博洛尼亚进程的实施始于 1998 年 5 月 25 日的索邦宣言,其目的是在知识经济和高等教育空间国际化范围内,把欧洲打造成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空间。——译者注

② Erasmus(European Action Scheme for the Mobility of University Students)该计划是在欧洲大学和高等院校之间,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与合作计划。该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和资助欧盟成员国的高等院校教师及学生在区内不同国家教学或进修,借此提高教职员的学术教学水平和学生的素质。——译者注

承诺接受、甚至是一种在文化之间的连接要求。

此外,行为举止如同习俗惯例一样都在演化,一种相互理解的多语言主义也在发展进行。似乎情况较为良好的是,一些学生在交流经验后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说“至少”一门外语,这种语言学的流畅性便沉浸在一门外语中培养发展起来。并且,对另一种语言和其他文化的发现,仍然是交流互换候选人一个十分重要的动机。

交流重心诞生于欧洲中心,处于发展变化中,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发展不断加强,流动性似乎在教育、定位和实用性等各个不同方面领域中越来越多地纳入一种共通范式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制度的流动性也在逐步发展:朝向别国的大学规划在不断加强,对欧洲空间以外的学生来说,迁移教育或合作办学越来越多,并且使交流的运作更为容易。

流动性位于欧洲建设的中心。自1957年以来,《罗马条约》就在共同市场的构成要素上建立起工作的流动性。在这个前提条件下,随后欧洲委员会以毕业文凭必须得以承认的名义下提出了教育问题,促进学习者的流动性,达到创造出一个巨大工作市场的目的。

1963年的《爱丽舍宫条约》以增进相互理解为目标,试图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筹划安排一场政治策略上的“和解”,促进大学院校之间的交流发展。这项策略所首创的政治建构和决定性的德法大纲方针的承认是建立在欧洲一体化的共同认识之上,并通过有利于特别是年轻人的互换交流计划来得以达成实现。比如法国—德国大学(UFA)或法国—德国青年政府机关等安排部署的运作使这项政治策略得以落实,流动性也成为一种安全保证。

因此,互换交流的便利方法既是经济的、政治的,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这些必然联系在欧盟共同体的实现中得以结合。交换、合作和流动性是欧洲一体化和建设的基本工具。一些具体政治措施在启用,其结果有时候得到赞扬或夸大其词。在欧盟中高等教育机构之间,自交流与合作Erasmus计划应用后,该措施从1999年起就扩展到博洛尼亚进程所关涉的欧洲议会的地缘政治空间中,尔后延伸到欧盟附近地区的合作国家中。

诚然,这25年以来,Erasmus计划使三百万大学生在他们原学校之外可以在另一国家的教育机构中逗留,而学生的流动性并没有限制在该计划中,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 Erasmus成为了一种欧洲的象征,一种欧洲公民身份建构

的象征,一种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全新挑战(或者说新近阶段)。正是在这种必然联系的影响下,人们不仅有必要实现流动性的增长(例如,法国预计到2020年有20%的学生至少将实现一次互换交流),还要放宽受益者的种类范畴(根据年纪、社会类别、大学和职业教育的种类等来划分)。

在欧洲共同体政治的框架下,Erasmus的必然结果完全是交流与制度合作运用下的结果。博洛尼亚进程给教育机构提供了协调进而达到一致性的工具,合作与交换的标准化工具,以及优质措施部署的工具,这种措施有时候是强制性的,参与者常常很少承认其合法性。这样一来,非标准化的多边协议建立在一种完全人道主义的计划之上,从旧日大学教育遗产中得到启发,常常导致了结构和计划的深度改革,甚至引起实践运用上的动荡骚乱,这使许多参与者担忧一种具有政治意图的工具主义化,尤其是为了预算限制或彻底商品化所作的辩护。

尽管如此,在2014年Erasmus变成了Erasmus+,它仅仅组成了一种完全深远运动中的制度附属物,并与一场社会文化的演化发生关联(科姆,2004,2009)。这样,在欧洲学生的流动性不仅仅是有组织的、受到激励的、制度化的。举个例子,在2011年有2200名保加利亚大学生在法国学习。在他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有个人计划,超过一半的人在高等教育的第一年便赴法学习。的确,绝大部分学生仍然是变化流动的,但是在他们的个人战略范围之内变动:依照他们的方法或可能接待的地方(通常是家庭接待),他们可以选择专业和系别。同时,这些法国的机构,特别是一些著名的工程师学院,它们投资于行政和服务部门调动发挥其作用,为的是在第二阶段录取学生。挑战常常具有决定性,至关重要,许多法国工程师院校没有外国学生接待部而不能继续存活,而且它们认为大量的年轻人对自然科学失去了兴趣……

欧洲的流动性从今以后也就常常成了一种“公民启发式行程”的方式(人们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旅游,正如当下涌向澳大利亚的大量可观的流动性现象),这种方式可能更接近于陪同模式或者中世纪的学生模式。但是,在多数国际学生流动的情况中,人们也会预见一种技能的获取(为了增加他的社会和文化资本),并经常追随一种前途战略部署(流动性使他的经济资本得到增长)。

在世界的某些地域中,流动性受到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条件制约,妨碍

了其变动的意愿,尤其是签证问题所引起的。“互联网—流动”(e-mobilité)就从这种非流动(non-mobilité)中生发出来,它通过越来越多的国际网络的诞生、发展和长久存在来传达,它允许交流,强化了学习程序的安排部署,加强了学习空间的多样化(卡雷,2005)。因此流动性不再限于地理上的移位,而是展现于越来越多的交流中,植根于数码技术之上并对全球化现象发生作用。

这种复杂性应该给予重视,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欧洲流动性其挑战尤为表现在促进一种欧洲公民身份的出现,在世界市场范围内,人们不应该把这种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流动性和个体的、经济上合理的流动性对立起来。这两种极端特别的流动性似乎和其他事物一样在欧洲内部良好共存……而然它们涉及的却不是同样的步骤:当一名中国学生在法国或德国注册读书的时候,其方法步骤就完全不同于一名波兰学生所做的同样的事情。首先,这可能会涉及制度的合作,当然这类人物情况从今以后会变得次要一些:总体来说,大学生是高等教育国际市场的重要角色,他们从预注册起就依照经济标准和大学名望进行选择。其次,即使选择受到先前情况中相同规则的支配,学生们仍可以在他们的法规权利与欧洲公民身份的范围内权宜行事。这些法规权利是根本重要的并深深改变了一些必然结果:一名波兰学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荷兰或者西班牙追随自己的学业,从统计学观点看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他可能会在学习期间遇到西班牙人或者匈牙利人,在德国找到一份工作,无须放弃他的原有国籍,构建他的欧洲历程。因此人们也就目睹了一些身份上重建,这催生了欧洲人的新生代,是一种欧洲流动(euromobile)……学生的流动性,从部分看,像工作或社会生活的流动并不能安置那些确实不再迁移的个人。很多学生在学业结束后不在本国工作而在其他国家工作,他们并没有迁移的想法。他们仍然心系他们的祖国,会回国然后重新定居。

因此流动性永远都是一种个体的经验,每一次都与众不同,但它同样也是同质多样的,其影响效果在当今仍然难以测算。尽管如此,人们常常能观察到一些重要的间接影响,比如像个人自信力的增强,或者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挑战成功,或者身居其中学生能够战胜克服数不胜数的困难。

全球化的学生流动性承袭了神话化的中世纪传统,同时被行为方式的演变以及关涉交流(和市场)的世界化的潜能所导引,毫无疑问,它是一种难以估算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碰撞,特别是在学业结束后考虑职业融入的时

候。同理,对于职业流动性也一样,人们甚至可以先验地辨别出其中某些负面的影响效果。如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或讲法语的医生特别会在法国谋求优厚的薪酬,通常会居住在缺乏开业医生的乡村地带,其行为已经纳入他们原本国家的贫困化过程之中。在医学教育领域中,以前的学生流动性十分明显地加剧了这种由**封闭数目**(*numerus clausus*^①)的法国体制所导引的情况……而到那个时候,大量的法国学生将试图在提倡法语阶段教学的医科大学中,在罗马尼亚获取医学文凭。随着流动性的发展,特别是欧洲流动性的进展,这样的形势是必然的,而人们必然会料想到博洛尼亚进程的推广扩散将导致对某些国家体制的质疑。因此欧洲学生的流动性具有比较矛盾的影响效果:一方面交流参与到欧洲一体化之中;另一方面这并不一定有利于减少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在 2004 年和 2007 年的欧盟新成员国。

另一类值得重视的例子已超过了欧盟范围:在一些地中海国家遭受了高失业率时,某些公司企业没能得到它们所需求的权限能力,那么就只能在今后的欧盟成员国中去寻找。年轻的失业者们离开他们的国家到欧洲寻找乐土,与之相对立的是,人们根据工资水平,按照从高等文凭到符合工作需求的文凭条件来招聘欧洲人。调整的问题招致了受阻挠的流动性并对经济构成了一些限制。然而,在当今,通过安置在地中海范围内的欧洲企业,其观念为,联系结合实际成本的当地劳动力的实用价值并进行价值的分享,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共同定位”的现象。相反,最初的合作关系产生了认知型的流动性携带者,包括在需求能力和既得能力(在提供教育的公共概念上,大学和企业之间都传达出比较接近的观点)之间取得一致,承认教育的结果,这些教育学习在不同而又复杂的形态和地域中得以实施。

本辑资料中的 8 篇文章将从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出发,试图站在更高角度来考察描绘其概况的多样性。

正如斯洛伐克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学生的流动性对欧洲建设和欧洲一体化作出了贡献。对于 2004 年、2007 年和 2013 年的投入到浪潮中的国家来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的意义并不相同于之前那些就已经出色地加入到该进

^① *numerus clausus*, 该术语来自于拉丁语,在此指代的意思是由公众或职业的权威机构来决定,对参加竞争考试、从事某项公务或职业、受理学位等人数进行限制。——译者注

程的国家(科姆,鲁埃,2011)。事实上,博洛尼亚进程的手段方法是放在加入欧盟的谈判范畴里来考虑的,因此人们极少对此提出异议。欧盟中学生流动性的组织结构完全符合一种期待,它和学生自身语言能力的发展一样是可能做到的(罗斯特克瓦和 R.古拉)。

在欧盟内部,或扩大范围,在博洛尼亚进程空间中,流动性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系统发展的必要性,使得学生自身开始思考他们的计划。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流动性都具有大学之间相互合作的框架,它们常常纳入到机构和教育市场里。在国家内部和国际范围中,等级排名也日益增多。为了“决定流动性”,欧盟十分明白信息手段运用的必要性(M.布尔东)。

在机构内部,博洛尼亚进程和互换交流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某些实践环节,特别是远程支援这一块,尤其为了指导学生计划,一些工具也已运作(D.威奈)。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生的流动性被视作许多国家自身吸引力的政治手段。法国这样的榜样及其部署机构就得以提倡。今后这种文化外交的形式就有了适合解析的范围(G.鲁埃)。

欧盟吸引着年轻人,特别是欧洲邻国地区的年轻人。这种情势下摩洛哥的年轻人计划在法学习的例子就值得让人关注(M.贝尔尼和 B.卢比)。

事实上,一些联系,特别是旧日的联系,与殖民化或过去的联盟有关,它们在欧洲流动性和相邻的场所之间迅速地发生演变。在非洲,今后许多机构都尝试纳入博洛尼亚进程的方法,使自己处于认识了解世界的场域中,并参与到国际化的流动性中来。博洛尼亚进程的空间也延展到中亚地区,比如位于往日苏维埃领域中的高加索地区,这给学院流动性带来了一些后果(L.毕达诺瓦,N.毕达诺夫和 N.穆什科托瓦)。

最后一篇文章的贡献在于试图在创新与流动性之间建立一些联系。这样,流动性的发展对于学院制度而言将是一个变化的机遇(C.利普斯)。

显然,高等教育的全球化来源于社会文化关系的深刻改变。学生流动性也构成了一些参与者策略的具体表现,造成了一些回避制度纠纷的实际症状,比如,个人价值增值,类似于别处欲望得到满足这样的,对象征财富的研究。流动性,从统计学观点来看业已变得相当普遍和重要,但它仍然是一种有特色的身份标记,学生们会结合他们个人和职业的轨迹来思考他们的国际经历。

这种流动性位于空间想象的界限之内,并且参与了世界性的身份建构。同样地,流动性也是一种渴望亲手掌控个人命运的表现。因此这样,至少在欧盟内部,这些参与者们变动、运用这些法规权利,并且改变着他们同制度的关系。并不罕见的是,无论学生的动机如何,学生停留在另一个国家的愿望导致了这种合作关系。最后,流动性在不同的范围里促进了新的技术知识,从此以后带来了社会的流动性。大家仍然要理解流动性的全球化所导致的后果,以及由流动性所建构的欧洲如何从公民的角度看待事物,并通过公民,在新的世界关系中去寻找定位。

Introduction : Les mobilités étudiantes européennes dans le contexte international

European student mobility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Jacqueline Bergeron & Gilles Rouet

La mobilité internationale est généralement considérée comme profitable à tous. Partir, c'est développer son autonomie, quitter ce qui est connu pour aller vers «l'étrangeté» dans un parcours initiatique. Cette idée conjugue le sentiment de la crainte du départ et la jubilation de la découverte.

L'instauration progressive du Processus de Bologne dans la constitution de l'Europe avec une architecture en trois cycles d'études (le « LMD », Licence-Master-Doctorat) gagne désormais et progressivement d'autres continents. Le tassement du nombre d'étudiants en Europe lié en particulier à la conjoncture démographique et, en parallèle, l'augmentation du nombre d'étudiants en Asie ou en Afrique, engendre un phénomène mondial de mobilité. Ce phénomène est renforcé par le programme de mobilité Erasmus qui repose sur une architecture commune des diplômes rendant de plus en plus lisibles les titres et leur reconnaissance sur des espaces de plus en plus vastes. À cela s'ajoutent une évolution des sensibilités et non seulement une plus grande prise en compte des différences culturelles, mais également une acceptation voire une revendication des connexions entre les cultures.

De plus, les comportements comme les usages évoluent et un multilinguisme d'intercompréhension se développe. Il semble bien que la fluidité linguistique dans une langue étrangère se développe chez les étudiants qui ont plus de chances de parler « au moins » une langue étrangère après un parcours de mobilité. D'ailleurs la découverte d'une autre langue, comme d'autres cultures, reste une motivation importante pour les candidats aux mobilités.